

杜光霞 著

鲁迅：

从虚无中寻出欢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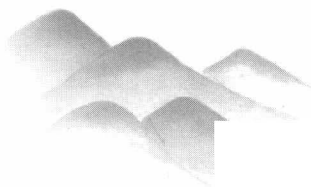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鲁迅：



从虚无中寻出欢喜

杜光霞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孟庆发
责任校对:喻 震 徐志静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从虚无中寻出欢喜 / 杜光霞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690-1624-6

I. ①鲁… II. ①杜… III. ①鲁迅研究
IV. ①I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3095 号

书名 鲁迅:从虚无中寻出欢喜

著 者	杜光霞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624-6
印 刷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1.375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虚无是一种穿透力

——《鲁迅：从虚无中寻出欢喜》序言

李 怡

放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著作是杜光霞的博士学位论文。当年她在川大读博，决心选择这一题目的时候，我是既欣慰又担心。欣慰的是对鲁迅“虚无”思想的指责、批评由来已久，也颇有杀伤力，如果不能正面回应这一问题，可能会影响我们对鲁迅研究的深度；相反，如果能够就此深入，当有希望进一步解释鲁迅精神世界的内部结构，是很有吸引力的题目。不过，在另外一方面，真正面对这一问题时，可能又得对鲁迅的哲学思考以及他独特的人生体会做出独具匠心的把握，对于一位当时不到 30 岁的博士生而言，能够做到吗？

经过几年的努力，杜光霞终于完成了这篇挑战性的论文。不管她能否最终说服那些鲁迅虚无思想的质疑者，在我看来，她都是击中了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我们的学术研究不容回避的内容。

我曾经以 20 世纪中国文化之“结”来描述鲁迅的人生、情感与思想地位。特别是就他独特的思想与思维方式而言，

这种难以为同时代人“归类”和“概括”的独特性就是“结”。

众所周知，个人的社会价值与哲学价值的确立是中国思想世纪性变迁的重大课题，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启蒙思想产生与演化的主流。在这方面，我们很容易从鲁迅思想中发现启蒙的丰富内涵，发现他对个人主体地位的呼唤与建构。例如鲁迅留日期间的“立人”思想，“任个人而排众数”著名主张的倡导等，在“五四”时期，鲁迅又阐发过“个人无治主义”与“人道主义”，其一生都致力于公民立场与反奴隶立场。但是，鲁迅又不仅仅是在启蒙哲学中思考问题，他更深刻地体悟到了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想在生存着的现实中所遭遇的尴尬。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①显然，鲁迅理性主义的启蒙立场当中汇入了个体生命的立场。有学者言：“鲁迅在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中间，是唯一一个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身就注定是悲剧性的人。”^②

今天，人们似乎更多地发现了鲁迅与一般启蒙主义的差

①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418页。

② 王富仁、赵卓：《突破盲点》，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异，并且开始从存在主义、现代生命哲学的角度解读鲁迅。黑暗、虚无作为鲁迅思想的“关键词”的意义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阐述。像这样的一些语言被反复征用，如“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①，“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②。“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③人们发现了鲁迅“反抗绝望”与加缪笔下的“荒诞英雄”的若干相似之处。

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剖析“虚无”，我们就能够发现，所谓“虚无”，并不是玩世不恭，不负责任，而是更为深刻地对时代和自我的反思，是以永不停止的怀疑精神对既有社会格局与认识方式的大胆挑战，一句话，在鲁迅那里，它是前所未有的穿透力。

我理解，杜光霞就是在这样一个向度上阐述鲁迅“虚无”思想的正面价值的；也是在这样的论述中，这篇博士学位论文表现出了一种思想的力度。我充分肯定它的价值。

当然，如果说这样的探讨还有什么可以继续讨论之处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厘清“虚无”与启蒙之“确信”之间的关系。多年前，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王富仁先生曾提出过一个论断，他说鲁迅有荒诞的体验却没有“局外人”的体验：“鲁迅对于自己的空间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一个

① 鲁迅：《两地书·二四》，见《鲁迅全集》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② 鲁迅：《两地书·四》，见《鲁迅全集》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③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见《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

‘被排斥在外的人’。”^① 鲁迅具有强烈的死亡意识，同样在反抗绝望中“确立自身”，但他并没有产生“不负责任”的快感。相反，他的反抗是他力所能及地承担改造人生现实这一责任的方式。“中国的历史注定要用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筑起一道现代化的堤坝，把传统的愚昧和专制挡在‘过去’的历史上。”“如果说西方的存在主义者高举着生命哲学的旗帜离开了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鲁迅则高举着生命哲学的旗帜更坚定地站在中国启蒙主义的立场上。”^② 这样的判断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虚无”，我们就有机会厘清鲁迅精神的内在“结构”，这肯定也是富有魅力的课题。

我希望杜光霞不要停止思考，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完成对鲁迅内在精神的更为细致的解读。

以我对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博士生的直觉来说，我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希望！

2017年7月18日于北京

① 王富仁、赵卓：《突破盲点》，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② 王富仁、赵卓：《突破盲点》，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45页。

目 录

导 论 虚无主义困境与鲁迅的自我实现型生趣…… (1)第一章 健康的童年境遇及独特的个人“根性”…… (25)

第一节 超越病态社会的健康童年境遇…………… (27)

第二节 至关重要的有益挫折…………… (54)

第三节 “斯巴达之魂”：西学、传统与个人“根性” (86)

第二章 未经淘洗的社会思想草图和人性理论建构 (104)

第一节 弃医从文：从“兴业”到“科学”，从肤廓
到根底…………… (108)

第二节 毕其功于一役：“立人”与“撷人” …… (125)

第三节 破“恶声”：走向自我“偏至”的边缘 … (145)

第三章 成年危机与重新打开的文艺缺口…………… (165)

第一节 成年危机：“米肉”、头发与“礼物”…… (168)

第二节 价值与虚无：“生命的路”并非“差不多” (194)

第三节	对立的世界与分裂的自我·····	(222)
第四章	“杂文性”：鲁迅的自我实现及高峰体验···	(249)
第一节	张沛君的“冤案”和《野草》的治疗与重生 ·····	(251)
第二节	“杂感家”不自觉的“杂文化”与“杂文性” ·····	(275)
第三节	“故事新编”：鲁迅的自我实现及高峰体验 ·····	(302)
结 语	·····	(336)
参考文献	·····	(339)

导 论 虚无主义困境与鲁迅的自我实现型生趣

作为自古以来就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我们无疑生存在一个空前迷茫、丧失精神凭依的时代。一百多年以来，我们从闭目塞听地陶醉于“天朝上国”的陈腐旧梦中堕入丧权辱国、任人鱼肉的残酷现实，由此开始了寻找出路、谋求幸福的艰难历程——为了摆脱奴才或奴隶的处境，争取到更多做“人”的资格，享受到更多生而为人的乐趣，我们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精神信仰，从“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①的“臣民”到“德先生”“赛先生”与三民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但当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梦想被“文化大革命”那样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民族大悲剧冲击、侵蚀得面目全非，沦为披着“社会主义装束”的封建主义与极权主义变种^②，我们好不容易重整旗鼓投入新一轮奋斗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2页。以下并非引自《鲁迅全集》而从各单行本中引用的均为这一版本；而凡引自《鲁迅全集》者则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本。

② “封建主义并未消除，它在社会主义装束下带来种种祸害，令人重新呼喊五四。”（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页）

时，数十年来，所消耗的生命又令生活展开了一幅怎样的画卷？“欲望买下了一切，也没能满足空虚”^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中国人本来就较为暧昧不明的精神信仰被商品经济大潮裹挟而来的物质主义冲刷成一片荒滩时，一场名为“后现代”的文化潮流又不可阻遏地席卷而来。一时之间，中国有史以来自创或引进的所有信仰结构都被拆散、消解，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整体性和统一性，被压缩到一个平面，形成一个由诸种零碎物混乱地胶结在一起的复杂的“拼盘”。现在我们信仰什么？“国学”吗？是孔孟的“礼”“仁”，老庄的道家哲学，墨家的“大同”，《周易》的玄秘，中医的阴阳调和，还是小乘佛教的避世苦修或禅宗的顿悟超脱？“西学”吗？于是我们紧跟在两希传统以来层层叠进的诸种西方文化潮流后面摇旗呐喊或争议不休，今天信仰耶稣基督，明天热捧康德、黑格尔，后天追随尼采、马克思，接着推崇存在主义，然后跟在德里达、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或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后面兴奋不已？

肠胃里消化着各种外表光鲜品质却十分可疑的食物，脑子里塞满了中西方文化那五花八门、杂乱不堪的价值零碎，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丧魂落魄的时代。什么都可以质疑，因为无论从尼采的“上帝死了”还是“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我们早已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知道所有的既有秩序、理论、体系或权威都不一定适用于我们新鲜独特的时代环境和个体生命，都很可能隐藏着某种导致我们被奴役或异化的圈套，但同时又什么也不能彻底否定、抛开，因为每

① 王菲《末日》。

一种理论或学说都往往对人类关系、人类制度及文化等永恒命题作出在一定时期、范围或角度上颇具合理性的解释或设想，构成我们全部实际生活的地基，所以哪怕是两千多年前的“旧货”，我们也不可能简单地断定它完全没有任何合理的成分，已经绝对失效或完全消亡。于是我们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让自己也变得日益复杂，最终在无比的复杂和矛盾中迷失了方向。可以说，深刻的信仰危机和价值、意义危机已经使我们真正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潭。1920年，陈独秀曾在一篇短文中慨叹：“中国底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虚无主义底集中地；因为印度只有佛教的空观，没有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和俄国的虚无主义；欧洲虽有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德国的形而上的哲学，佛教的空观和老子学说却不甚发达；在中国这四种都完全了，而且在青年思想界，有日渐发达的趋势。”^① 这一论断固然包含了令人惊叹的直觉式洞察，却显得有些笼统、随意，用以形容他那个时代也有些不妥，因为这几种思想倾向在当时还只是零星地出现在“西学”或庄禅领域里，并没有如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样不仅融以上四种虚无主义形态于一体，更增添了全面而深刻的后现代社会虚无症候，而且真正蔓延、渗透到了整个社会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虚无主义(nihilism)源自拉丁语“nihil”(指“什么也没有”)，这是一个内涵极为复杂、表现形式也格外多样的哲学术语，涵盖了所有那些认为一切事物，尤其是一切信仰或

① 陈独秀：《虚无主义》，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84页。

道德原则都没有价值的精神态度和思想倾向。它最初并不是被作为明确的哲学术语引入中国的，而只是来自屠格涅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人的俄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含义宽泛、边界模糊、指涉不清的流行概念，在“五四”乃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它的使用一直是比较感性、随意的——有时是指否定一切既有信仰原则，蔑视一切权威、破坏一切传统秩序，却又信仰实在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企图推进社会改革的巴扎罗夫（屠格涅夫《父与子》）式的反叛者，有时又是萨宁（阿尔志跋绥夫《萨宁》）那种“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①的无信仰、无操守的厌世者；既可以指称作为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重要思潮的“虚无党”暗杀活动，又常常被用来描述一种纠结了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与感伤主义的悲观、空虚、绝望、找不到目标和出路的生活或精神状态。此外，随着西方哲学的译介，源自尼采、偏重于哲学内涵的西方虚无主义概念也进一步掺入其中，如陈独秀的上述论断，就将俄国虚无主义思潮及运动、欧洲虚无主义、佛教空观、老庄相对主义哲学全都纳入了广义的虚无主义范畴。在笔者看来，虚无主义不外乎是一种缺乏真正信仰价值的生存状态，它或者表现为“无”（即否定一切事物的价值，无信仰，无特操，无是非，无差别，无为或无所不为），或者表现为伪“有”，即误以为陈腐、虚假、已经“自行贬黜”的秩序、原则、意义和价值依然有效，或者明知其虚无而无力抵抗，随意抓住各种渣滓来聊以自慰，也就是克尔凯郭尔、尼采等存在主义者所谓的“蒙昧”或“自欺”。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第36页。

在当前这场规模空前的虚无主义困境中，笔者的目光始终无法绕开一个同样与几乎所有的虚无主义样态都有着深刻纠葛，最终却又能够从中打开一道缺口，以格外精彩、充实的生命姿态和文字世界不断吸引并抚慰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身影，这就是鲁迅。不管是在鲁迅自己笔下还是他的论敌、读者和研究者口中，“虚无”和“虚无主义”都是牵涉许多重大问题，根本无法回避的关键词。首先，一方面，20年代中期，鲁迅曾多次说过自己的灵魂里有着无法除去的“毒气和鬼气”，思想和作品也“太黑暗了”，时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而且自己的内心也是空虚、黑暗、冷酷的^①；另一方面，对于“虚无哲学家”、俄国文学中的“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尼采式的“虚无的反抗者”和中国特有的“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等，鲁迅也曾多次进行描摹、甄别或概述。^②其次，无论在鲁迅生前还是死后，许多较为严肃或不负责任的论者不断地将“虚无主义”的罪名加在他身上，如李长之^③、叶

① 分别见《240924致李秉中》（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453页）、《两地书·四》（第17页）、《野草》（第1页、9页、16页）及《坟·写在〈坟〉后面》等。

② 分别见《热风·智识即罪恶》（第66页）、《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第117~118页）、《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第36页）、《且介亭杂文·运命》（第104~105页）等文。

③ 在《鲁迅批判》中，李长之说：“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头脑，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进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面，所以没有建设。”（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161页）

公超^①、周作人^②、苏雪林^③、李初梨^④、王晓明^⑤、朱文斌^⑥等；还有很多人要么将鲁迅在特定时期、特殊心境中自我解剖、自我贬抑的“黑暗”“虚无”“绝望”和“有毒”等当成是鲁迅所有人生阶段或整个思想的底色和基调，进而以此来作为指责他“虚无”的重要证据，要么将鲁迅进行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时所采用的“砭锢弊常取类型”的杂文论战方式看成是毫无原则，也没有正面价值的私人纠纷、意气之争或

① 1936年鲁迅逝世时，叶公超在《北平晨报》的《文艺》周刊第3期上发表的《鲁迅》一文中便重申了鲁迅作品的“空虚与绝望”，认为其笔下的阿Q、孔乙己、爱姑等人物形象“丑角的色彩尤其浓厚”，据此认定他是“内倾的个人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见《鲁迅研究资料（3）》，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88~289页。

② 曾经在很长时间内与鲁迅同舟共济、并肩作战的周作人在留学日本时是接受鲁迅的嘱托作过《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的，却也在鲁迅逝世后格外权威地将鲁迅钉在了虚无主义的铁板上：“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比如我们看到《阿Q正传》，里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是深刻极了，可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点希望都没有……”见周作人在鲁迅逝世当天（1936年10月19日）接受《大晚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转引自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2005年重印），第347页。

③ 在鲁迅死后以“倒鲁”为事业的苏雪林屡屡攻击鲁迅思想“阴暗虚无”，是“虚无主义者”，如《鲁迅传论》。见孙郁：《被褒读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

④ 直至“四人帮”粉碎后，李初梨依然在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近代组的一次分组会上高喊：“鲁迅算什么！郭沫若提出革命文学的时候，他还在喊虚无主义呢！”见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94页。

⑤ 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说鲁迅“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见该书第131~13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⑥ 朱文斌在《风景之发现——论越文化对鲁迅的负面影响》一文中说：“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本能——由悲观情绪向虚无主义转移，自然就成为鲁迅摆脱精神痛苦的最佳方式，使他堕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悲观、绝望、怀疑一切及虚无主义这些实际上成为了鲁迅内面性的构成要素。”见《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1期。

精神虚无，或者将鲁迅面对复杂社会文化现象及未知事物时由于不愿意简单化、理想化或标签化而不得不保持的怀疑、犹豫、不确定态度粗暴地认定为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如林语堂、蒋梦麟、林毓生、余英时^①等。更为普遍的，则是“鲁迅只给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看病而不开药方”^②之类的说法，这也近乎总体上将鲁迅放置于“只破不立”、只“无”不“有”的虚无状态中去了。可是，在自己的阅读体验中，笔者却强烈地感受到，无论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固有的或新涌现的佛教空观、老庄相对主义哲学、俄国虚无主义思潮及运动、欧洲虚无主义等各种虚无主义形态，还是鲁迅自己在十年沉默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的严重虚无感和“价值一意义”危机，鲁迅最终其实都给予了清晰、明确而坚定的批判、摒弃与克服。正因为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精神状态才显得越来越从容、自信、充实而幸福，充满了各种样式、各种层次的乐趣，以至于我们不仅会艳羨其生命的充实、丰富和厚重程度，渴慕他

① 1935年林语堂在《做人与做文》中说：“……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我问鲁迅：‘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装死’便是他的回答。”见1935年1月16日《论语》第57期。蒋梦麟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出版的《新潮》中撰文说：“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林毓生则认为鲁迅是“号召完全摒弃中国传统”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又无法从西方“发现”可供信仰与坚守之意义，导致最后“走向虚无主义”[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订再版本），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263页]。此外，1994年9月8日，余英时在香港《联合报》上撰文说“鲁迅的特点是高度的非理性”，“他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西方的东西，他没有正面的东西，他没有一个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中国怎么样他从来没有说过。就是骂这个骂那个的”。

② 很多学者都曾说过相似的话。此处引自温儒敏：《鲁迅的问题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9期。

作为一个大写的“人”所充分领略到的那种价值、尊严和愉悦，甚至仅仅是阅读、分享他的作品，我们也不仅会被他精神世界的温暖、幽默和强悍力量深切感染，还会由于大大满足了认知、审美需要而产生至为深刻的快乐。正如心理学家所分析的：“满足认知冲动能够使人主观上有满意感，并且产生终极体验（end-experience）……洞察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欢快、幸福、激动的时刻，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中的一个高峰时刻。”^① 笔者相信，在所有那些酷爱或偏爱鲁迅作品的读者或研究者中，这样的感觉绝对是非常普遍的。画家陈丹青就曾描述说，作为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鲁迅的内心时常充满了“亲昵、仁厚、淘气与得意”，他的写作也时常充满了愉悦、快感和游戏性，因此，“当我从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不断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②

从相似的阅读体验出发，笔者发现，尽管鲁迅的思想由于极具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呈现出矛盾、悖论的表象，但它却没有因此而陷入内在、深刻的混乱与虚无，而是经过不断的发展、调整，形成了一个从未丧失主体性的、富有层次的有机整体。遗憾的是，笔者所感受到的这样一个鲁迅却不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新时期这段时间中由政治意识形态所

① [美]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三版），许金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② 陈丹青：《笑谈大先生》，见《退步集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236页。